

> 小小说

早上起来,张老三找到当村委会主任的大儿子张大成,开口就说:“老大,我的名字必须刻在树上,不然我没法活了……”

听到父亲说出这莫名其妙的话,张大成想,肯定是母亲一走父亲气糊涂了。他镇定自若地说:“爹啊,树下已埋葬我妈的骨灰盒,你在树上刻名字影响不好吧?”

张老三一脸凝重,声音里像填满了火药,他仍强硬地说:“这有什么不好? 你不晓得,昨晚我又梦见你妈了,你妈说如果我再不把名字刻在树上,她就轻饶不了我……”

看着父亲仍放不下母亲,张大成心疼地抚慰道:“爹,我知道我妈突然走了你还不习惯。但你想过没有,用斧头在树上刻字是要破坏树皮、树干的,万一树死了怎么办?”

张老三愣了一下,继而又固执地埋怨道:“树葬树葬,这搞得人心惶惶的,它究竟好在哪里?”

看着满腹牢骚的父亲,张大成反驳道:“爹,树葬是上级给的政策,月亮弯村的人都觉得这是件利民惠民的大好事,只有你还糊里糊涂。”

“说我糊涂,我和你妈做了 50 多年的夫妻,很少吵架也很少红脸,这下你妈一走,竟然把她埋在一棵孤零零的树下……”张老三情绪激动,哽咽了。

看着父亲眼里闪烁着泪花,心里极为难受的张大成仍温情地说:“爹,我知道你还想着土葬,殡葬改革实行生态树葬,你心里有过不去的坎。”

张大成看父亲忍气吞声,接着说:“可我们村是全县的试点村,这段时间上级部门就要来检查了,在这节骨眼上你可不能把事情闹大。”

被吓到的张老三,担惊受怕地说:“这会不会影响你当村委会主任?”

“我当不当村委会主任是小事,最重要的是我们村评生态文明先进村就悬了。”

看着大儿子强硬的态度,张老三闷闷不乐地转身离开了。

月亮弯村后的树林枝繁叶茂,张老三

树葬记

□ 白付平

走进这片郁郁葱葱的树葬林,一排排错落有致的树下,埋着村里已故人员的骨灰盒。他在埋葬着妻子骨灰盒的那棵大树下坐下,想着妻子又托梦来了,不知不觉他的眼眶湿润了。

张老三从腰间拔出斧头,自言自语道:“娃他妈,斧头我是带来了,但我要告诉你,我家老大反对我在树上刻字,如果不做我又怕得罪你……”

“爹,你又来找我妈诉苦了。”二儿子张二成突然出现在张老三跟前。

张老三被吓到了,说:“老二,你怎么突然冒出来?”

张二成看到父亲手里拿着斧头,惊讶地说:“爹,这斧头千万不要用来砍树,不然是要犯法的。”

“老二,劈树刻名不能做,为了让你妈安心,那就把你妈的骨灰盒搬走埋到我们家族的坟堂去。”张老三恳切地望着张二成。

“爹啊,你这是想好和我妈合墓葬啊。”

张老三一愣神,赶紧附和着说:“对啊。你妈在世时我们就约好了,生要在一起,死要合墓葬。”

张二成趁机展开攻势,直截了当说:“爹,这就是你不对了。树葬是政府安排的事,我哥又是村委会主任,我们应好好支持他的工作。”

像霜打茄子蔫下来的张老三,神情沮丧地说:“那早就修好的坟不是白费了吗?我是投入了不少钱的。”

“爹,没什么可惜的。你立了几个空碑,占了耕地,太浪费资源了。你就听我大哥的,搞树葬既节约用地,又不污染环境,多好啊。”

张老三这才反应过来,二儿子是大儿子搬来的救兵,他说:“哟,老二,你是你大哥叫来的说客啊。你们也不好生想想,树葬你妈愿意吗?”

张二成沉默了一会儿,慢慢地把藏在心里的话说了出来:“爹,本来这件事我不想说,这下我得跟你摊牌了。我妈临终时

说,她走了就按我大哥跟她说的,遵照上级的政策,送进火化场火化,把骨灰盒抱回来葬在村里安排的树下……”

深感意外的张老三一脸惊愕地望着张二成说:“你妈是这样说的? 你不要骗我!”

“这是真的。”

看着父亲默不作声,张二成接着又说:“我妈还说了,叫我告诉你,把我家的坟堂按村里的要求让出来,不要为难我大哥。”

张老三的情绪突然激动起来,吼道:“我不相信! 你妈为什么不告诉我?”

“爹啊,我妈病了要走的时候在医院,你没来得及赶上……”

张老三哑口无言,不吱声了。

晚上,月亮弯村在村广场上召开村民大会。

张老三看着齐刷刷坐在会场上的村民,心里紧张甚至惶恐,尤其看着大儿子张大成健步走上主席台,他心里更加紧张了。

张大成看着一双双炯炯有神且注视着他的眼睛,铿锵有力地说:“各位村民代表,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树葬比土葬好在哪里? 以前的土葬啊,全村每家都要占一大片地作坟堂,亲人走了都要用棺材,送葬都要请很多人吃上几天,这浪费了不少土地,也浪费了不少财物。而现在好了,亲人走了,送去殡仪馆火化,抱回一个骨灰盒葬在树下,这既省地、省钱,又让走了的人与树一起成长,多环保,多省事。所以啊,我家的坟堂按规定让给村里。”

再也抑制不住情绪的张老三激动地站出来说:“我后悔在这之前做的糊涂事,老觉得老祖宗传下来的土葬好,这下心里敞亮了,树葬能给人带来多大的福啊。”

紧接着,张二成也从人群中站了出来,热情地说:“各位父老乡亲,大家知道,这些年我在省城做生意还不错。我想啊,我家空的坟堂离村近,我们把土地还给村里,我再出资 40 万元建一栋文化活动室,好好宣传宣传树葬工作。”

顿时,会场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 周佳

涟水乡情

黄的扁担挑子下,有一台锈迹斑斑的老式手摇缝线机,他左边是一个外皮已包浆的梯形木制工具箱。老鞋匠的这一套老行当老古董,又勾起我们儿时的记忆。

我拎着一袋云腿月饼和云茶云烟,让老郑带我骑电毛驴去他家,一路上还可以看看娄底街的街景。路过娄底二中、一大桥、九龙批发市场、老街等一些好熟悉的地方,如同和老朋友久别重逢,我心里感到特别亲切。一会儿我们到了娄星北街 77 号——星兴农贸市场鑫旺农家鸡鸭批发部。老郑喊他堂客从店里出来,我和嫂子打过招呼,将一盒月饼提给她。嫂子说,不要那么客气,你们先去家里坐坐,等下要杀只鸡给你爸妈带回去。

老郑家在老涟滨小学旁边,不远处可以看到烟厂药房林立的十里钢城,还有那一条让人魂牵梦绕的涟水河。老郑是冷水江人,我们是老友,平时我家里老人有什么事,都是拜托他去帮忙。老郑刚从企业退休,女儿在上海工作,他现在和嫂子经营这家鸡鸭批发店,日子过得安稳。中午老郑亲自下厨时,还来了一位他新化的老友曾哥。曾哥以前在煤炭

二处工作过,一说起来我们都曾是煤炭系统的人,大家交谈起来也不拘束了。约半个小时,板栗炖土鸡、水煮河鱼、蒸香肠等可口的湘菜已上桌,我们胡扯海聊,甚是开心。老郑将一份饭菜打包好,先送去铺子给嫂子。

茶余饭后,我约着老郑去涟水河畔看看,特别是老街的那一段河流。沿江风光美如画,河边小道蜿蜒,芦草成堆,杨柳依依,野花芬芳,芳草萋萋。在青青的草坪里,偶尔会看到一两头卧在那里啃草休憩的小黄牛。河对面是一栋栋鳞次栉比、红砖黛瓦的老楼房,河面倒影如斯,还是过去老街的风貌,满满的回忆。往事如烟,当年那些划龙舟的青壮小伙,估计现在都变成白发苍苍的老者在河边坐着抽烟聊天了。

记得朋友刘辉前晚给我微信留言:“拿出你那该死的魅力吧,啥你都会成功。”其实现在成不成功对我来说已不太重要,人生过半,奋斗过也疲惫过,经常想啥时候停下来,好好地为自己着想。关注身心健康,重拾梦想与爱好,珍惜亲情与友情,让自己的人生在有限的时间里绽放出无限的光彩。

> 诗苑

大鱼(外三首)

□ 铁柔

那巨尾甩动搅起的漩涡
那挣扎,那潜艇般的沉着
那终究没能看见的真面目
那岸边彻夜坚守,蒙蒙亮的黎明
哦,那是一条美丽的大鱼

和它僵持十多秒后
问号一样的碳钢鱼钩,被拉直了
紧绷的鱼线,猛然弹回来
弓形的鱼竿恢复原状
那一瞬,我的肋骨栅栏
仿佛有什么东西冲了出去

中秋回乡

推剪卡尺调为三毫米
给祖父、父亲和自己理发
顿感凉爽的晚风中
我们一起走向澡堂

长久的分离
短暂的浸泡舒展
缭绕的热气里闪烁着
祖父的白发
父亲的花白发
和我的黑发

出澡堂时,月亮圆镜里
三棵面目模糊的树
结出了相同的毛茸茸的果

街心花园

镇上的老人在此小聚
痴呆症患者,轮椅上的中风者
心肺功能衰弱者,孤寡者……
他们清晨到来,傍晚离去

车辆围着他们绕圈
各奔东西,或各归巷里
楼房波纹般扩散着

处于小镇寂静的中心
我是否可以把他们称作花蕊
萼叶散尽,梦的边界缩小为一头白发
是否像微颤的钨丝,在生命的两端
频闪,犹如我这些年忧伤的迟疑
犹如挣扎的光亮,接通童年
他们带给我的蔚蓝色的记忆

归途

匆匆果腹,离开食堂
催理发师,推个毛亮蛋
意欲改头换面。混迹人群
一直垂首,紧盯路面
会不会有一颗散落的草籽
发芽。紧盯脚尖
怕走偏,与一棵树撞怀
落下愧疚悲凉的叶
抬起头,如果满眼都是落日
亡魂和空无一人的楼盘,都是
强颜欢笑、心不在焉之人
那改了等于没改
并非故意离群索居
只是热衷自由
甚于整齐排列的路灯和沿河垂柳
那个傍晚,我会爱上
一个从背后蒙住我眼的人